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八

康熙六年丁未八十四歲

七月

後學婺源潘江 武陟王軨 校訂
九世孫世琹 十世孫金桂 錄 十一世孫紹容 監刊

二十一日

答李延同書　稿入集

二十三日

答趙寬夫書　保汝渡河以志帥氣不苦蕭索便見學力望見亦有借行之意然勢實不能也足下病後數札眞切爲性命之計自非將家冒認者比此心常見在見在者見在於理也此最是大關柄僕

嘗謂學者要識得一定之理又要識得不定之理一定之理便有執滯究竟不能免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不定之理最善解脫所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恍然無疑者此非心思之可度也非訓詁之可解也會得此意則經書中任指一句無不可升堂入室後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受享無窮天地間何樂足以喻之僕衰矣切有望於同人

二十八日

讀易大旨上經完先下經而後上經也

八月

初九日

與王玉乘書　中書之選不獨爲親丈喜得京秩局閒而事無棘手得一意學問此天地鬼神之有意於篤厚君子也吳許一流斷不可讓之專美前世邇來宰相而下談學者不乏人此亦氣運然耳僕耄矣强勉讀易感暑抱病不敢廢業故屬望於同人者轉切聞欲過夏岸甚慰但路遠且赴選伊邇恐無此暇刻也

二十二日

上下繫辭完

讀雜卦或問比何以樂師何以憂也曰二卦皆一剛五柔比順在內故樂師險在內故憂此以綜言因二卦同體文王相綜爲一卦後言綜者倣此除錯八卦餘皆綜也因問錯曰來矣鮮云文王序卦六十四卦止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相錯蓋伏羲圓圖乾坤坎離四正之卦本相錯四隅之卦兌錯艮震錯巽故大過頤小過中孚所以相錯也錯者交錯對待之名陽左而陰右陰左而陽右也綜者高低織綜之名陽上而陰下陰上而陽下也

二十三日

寄張仲誠書　臺駿歸里知有里中之樂此非有學力者不解也諺云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郎君能繼父志足而又足台臺以循令賦歸輕而又輕讀易課兒此樂何極弟近亦心讀易稍知此中之趣味暑月抱病竟與之相忘纂有讀易大旨刻下將告成矣恨相隔之遠無由就正也保汝渡河以六書寄荊峴託承委作序已梓成留夏峯當寄內黃諸士囊得孟縣喬士喬謠集頗賅知篤學力行可為吾道負荷者其弟係貴同年想定知其人也王階近有字云欲展假作蘇門之遊其尊甫日西

旋尚未得面耳宗傳幸已告完程念老必欲贊其成皆大君子有以感之也

二十六日

問諸儒謂易之蘊多在中庸或指至誠之配天地無疆耶曰會其意無之而非易也予愚子以費隱言道而證之鳶飛魚躍鳶魚皆象也飛躍象之錯綜也其天其淵其升其沈變變化化活活潑潑孰為對待孰為流行意者有機緘而不能自已耶此天地自然之易也故善言易者莫如子思子

郭青螺序來易云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

而作圓圖圓圖者一左一右之形也雖未名錯而錯義已備文王繼伏羲分上經爲十八分下經爲十八而作序卦序卦者一上一下之說也雖未名綜而綜義已備孔子悟伏羲圓圖爲錯文王序卦爲綜故曰錯綜其數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嗚呼盡矣顧象極於錯而未知所以錯象極於綜而未知所以綜即孔子未明言也王弼掃象范甯比之桀紂伊川專治文義不論象數自云止說得七分朱子直云象失其傳理會不得矣鮮起自梁山研心圖象積三十年而易註始成其言曰錯者陰陽

相錯陽錯其陰陰錯其陽如伏羲圓圖乾錯坤坎錯離八卦相錯是也綜即今織布帛之綜一上一下如屯蒙之類本是一卦在下爲屯在上爲蒙載之文王序卦是也定天下之象如乾坤相錯則乾馬坤牛之象名震艮相綜則震雷艮山之象名是也雖然此猶得之圓圖序卦中也其論八卦相錯爲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有四正錯有四隅錯論綜有四正綜有四隅綜有以正綜隅有以隅綜正論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畫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錯卦之象有綜卦之象有爻變之

象有占卜之象論變如乾初變即爲姤兌初變即爲困離初變即爲旅震初變即爲豫之類一一從錯綜來不假安排天然脗合其自謂孔子沒而易已亡若至今日始明豈虛語哉

二十八日

黃貞父曰自漢而下言易者無慮數十百家談理者宗程朱王輔嗣者流且將掃畫而去之也談象者九家談數者堯夫而楊子云且投元而測之也京焦氏之占淪於卜筮邈道義談禍福愈失之矣總之所謂舉其一者也善讀易者莫妙於以經解經

而不以意識學問解經以經解經之法莫妙於錯綜其數一語以經解經又莫若以身解經吾自觀吾身靜而作何象動而流何形龍象乎馬牛乎羲文踦跂乎致虛而履實擬言而議動錯綜成乎神爻象成乎身此楊慈湖己易之旨也

二十九日

告諸子　富貴名譽壽考人生之所深欲而不可必得者達人於此正不必求得間偶得之而庸夫俗子所快然以爲得意正達人君子之所甚畏而惕然靡甯者也請觀之天時功成者退盈虛不替物

茂華榮富貴何時而萌焉秋冬旋復凋之矣故乾坤以未濟終焉知此道者神明內藏精與氣合神精交而形全誠立明通明至誠從誠明合而天人又安所窮哉區區富貴榮名奚足云

九月

初一日

爲延津諸生李瑶含誌墨稿入集

初三日

語二三子曰讀武侯全書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

兆矣孔明聞彼憂溫意未之信及溫被放孔明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淸濁太明善惡太分惠恕溫字 按溫以中郎將使蜀孔明亟稱之曰江東菰蘆中生此奇才乎唐荆川曰即孔明此言可以見其於淸濁之閒必不爲已甚之察故賢愚皆樂爲之用豪傑成事聖賢立德大都渾厚意多太淸無徒便傷元氣我輩須進此一步薛諸亟曰權之忌溫忌其心在漢室耳孔明故若不解者而爲此二語以解權之疑權遂不覺人孔明彀中矣

或問諸葛公食少事煩司馬懿聞而喜曰孔明其能久乎未幾祁山之師未捷而營中之星已隕論者遂以為孔明致死有由仲達料亮如神矣此語然否曰此不達於理者之言按成敗而論勝負前人辨之詳矣不知諸葛與司馬一賢一姦天淵相去豈敢並較其所云食少事煩者偶億中也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諸葛將柰之何周公之論壽也必稱無逸食之少事之煩亦戶樞流水之意非所謂無逸乎宜其養壽命之元延靈長之慶而顧謂其不久也蓋自揣非敵甘受巾幗之辱畏懼之極無

可柰何故每作譎語以安衆心若謂懿知孔明之
必死彼百姓告喪追思遄邁及覩姜維之反旗廻
捐遂不敢逼卒成死諸葛走生仲達之謡嗚呼彼
能卜孔明之死於尚生顧疑孔明之生於既死耶
天不祚漢俾姦雄得志數也運也聖賢當此但盡
其所可自盡者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孔明夙志如此所以天下後世仰之
爲帝臣王佐懿何人斯乃敢與之挈長較短哉

初四日

三國將若徐庶黃權者眞篤於交情者也二人業已

去漢覩世變紛紜能無技癢乃不但終身不忘誅
漢并不為魏建一功畫一策又何奇也故知推誠
相與令人心死

初六日

問人生何事為第一曰教子是第一事子成人榮及
先世慶流後裔事更有大焉者乎嘗讀後漢書昭
一時君臣將相咸以善道教子昭烈曰勿以惡小
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武侯曰學須靜也才須
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向朗曰師克
在和不在眾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

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考蜀之亡也關氏後裔一門殲於龐賊之手外更得八人焉北地王諶武侯子瞻孫尚張飛孫遵趙雲子廣傅彤子僉李恢姪球皆所謂不愧其先者也若黃權之降魏已久矣權子崇可以無死而死於必死殆更烈於諸人也亦一時君臣有以感之也是皆得之家教

初七日

羣疑滿腹衆難塞胸武侯此語甯直爲劉孫王朗道古今曲學枯滯之病大都坐此淡泊明志甯靜致遠甯直誠其子千古聖學之源也其告下也曰吾

心如稱不能爲人作輕重其誡甥也曰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只此數語全是聖賢學問張良以下俱不能及乃知孔明事業俊偉緣性地澄徹也

答金仲遠書 稿入集

初八日

諸葛公兄弟三人各以身分事三國而不相猜又皆三公也皆自致功名封徹侯而公休獨不終世說乃以是譬之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爲斯言者必賈充之徒自以鬻國弒 君取富貴爲得計論人

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僨者也考其行事恐公休亦不分爲狗也講者討昭忠肝義膽可對星日及敗死而麾下數百人無一降敵者且同爲諸葛公死不恨此豈常人所能及哉亮爲龍以論亞統也瑾爲虎孫劉合力併操也誕爲狗論魏非論誕也王世貞曰不但公休而已也公休誕字即子瑜之子元遜元遜恪字其材亦孔明流亞也識度哉不及耳元遜事事效孔明而後竟天淵者孔明密元遜疎孔明靜元遜躁孔明遜而順元遜遂而倨孔明嚴而仁元遜嚴而刻耳嗟呼孔明之忠漢也

與子瑜之忠吳也思遠之繼孔明而死忠也思遠瞻字尚之死孝也壽知之亦能言之公休之忠魏也壽不知之矣後世尚能知之而元遜之忠吳也後世亦不知嗚呼壽不惟不知也而列公休於鍾會列元遜於孫峻孫綝能不冤哉

初九日

宋曹彬建隆二年爲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宇第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之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羸敗者拆去之止留其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

俄報中殿推塌石碑彬驚視之出土尺許石有刻字宛若新書乃孔明親題也題曰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敢窺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為文祭之而去說者謂彬所遇之時不同固應有此語使當漢季不過與子龍並驅爭先敢望忠武愚謂孔明此言乃感彬直諒之意非有憾辭也俊傑曠世豐爽相接彬惜武侯之志未竟而身後之俎豆儼然此正其不伐功之意而武侯之拜善正見其生平集思廣益所以為王佐也

十一日

武侯歿身以迄今日評者不知幾千百家錄其有當於愚意者數則以寄予憑弔之思　文中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或問程子曰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覺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

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殺君孔子請討孔子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　許晉叔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歸之於天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張異度韙曰人之知武侯不如武侯之自知其所明告漢帝者只曰謹慎而已觀其出師請命小挫請貶用人如恐不盡聞過如恐不及至儉約終身不使死有贏財以負知遇畧擴于古而不以先人勳蓋一時而不以自伐真到底謹慎人也夫嘗

馬之才不甚後武侯其失處只一不識武侯之才不大過曹馬其得處只一謹愼相天下者可知所以自處矣　薛諧孟寀曰孔明久爲修士所歸其人所憚何容復贅即其所自處淡泊甯靜固已精明欲生集思廣益不吝失言啞啞矣寀所獨賞尤在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四語夫自尊而卑人此后餘所以敗而孔明皆身四甚與衆共評不亦善乎　裴晉公曰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守文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

公其人也當漢祚衰陵人心競丞公是時也弱冠
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將稱臥龍故元直心與
元德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馳驅一言而定其機
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
政刑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財用足而不曰浚
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云也
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敢角其勝
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徙而無怨德
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以謂精義入神自
誠而明者矣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先生主

之志不難矣　方正學曰事固有聽塞於一時而較著於後世者蓋愛惡取舍出乎恒情者或汨於流俗之見或眩於强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爲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憸人卑陋鬼蜮之說譬如白日出而魑魅亡嚴霜降而蟲虺蟄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僞燦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爲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illegible][illegible]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

權然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爲篡王禪其爲篡王录
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絕之緒而
續之有汎掃海宇擴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
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
隆而已哉固將超三代邁紀魏乎軼出百王之表
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
此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子朱子出而
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
正統尊而僭亂詘有功於人極甚大[illegible]黃同執曰
隆中龍臥是無東漢營中星殞是無蜀漢天能興

丞公能壽漢本伊呂之流胡管樂之願[illegible]揚諸亭
之評此所以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爲子房
此可爲知者道耳

十四日

得太康中丞張維世進士馮貞吉死事一則入取節錄文忠門

十五日

復耿亦夔書　令叔祖泰照作古老成人凋謝不獨
一方失此典型也聞彌留時念夏峯不置深我懷
惻思欲爲立一傳便中幸以實錄見示張中丞烈

節令人起敬奈何以失鄉曲之懽而廢其大義哉并馮公已錄存之入甲申大難集也翘瑗手字具見邇來體認眞切懲窒久之羣疑衆難自不能經擾至於受人指摘性恐言之不盡更是人所難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勉勉勿怠不愁不升堂入室也

十六日

楊晉菴論性大旨漢唐以來性學晦塞宋與羣哲挺生太極西銘等篇剖抉性命之精妙契天人之撰斯道乃昭如日月而天下學者知有向內工夫不

墮辭章之陋者則諸儒羽翼之功大也但其時天荒初破舊見難除玩其著論如理氣分合之論氣質義理之談惟眞與精猶假妙合太極陰陽平分道器尚似恍忽意度之見未底至當歸一之地也乃著性學二十篇謂盈宇宙間只是一塊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氣質者義理之體段義理者氣質之性情舉一而二者自備不必兼舉也今謂義理之性出於氣質則可謂氣質之性出於義理則不可謂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合并而來

則不通之論也猶夫醋然謂酸出於醋則可謂醋出於酸則不可謂醋與酸合并而來則不通之論也且氣質何以性名也謂其能爲義理也氣質而不能爲義理則亦塊然之物耳惡得以性稱之四字出於宋儒亦但謂補性之所未備而氣質外無性恐亦不得而知也夫子說性相近也只混同說箇性字蓋義理則一下不得相近字惟氣質則可以言相近也然則夫子豈專以氣質論性者哉蓋性凝於氣質而氣質之靈妙即爲義理故言一性字而氣質義理自渾然具在註謂兼氣質則分而

二之矣一字輕下而旨趣便旨不同微哉微哉善

乎范生志伊曰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義理可也

蓋氣質即義理故不必更言義理也又云識得氣

質之性不言氣質可也蓋氣質即義理故不可專

目爲氣質也此二段語下段更爲精絕學者悟得

此則不惑於氣質義理之兩說矣

十七日

氣質之性宋儒論之詳矣再經晉菴一翻點定羣疑

衆難從此了了至謂陽明無善無惡原指心言未

嘗謂性無善惡真足以啟後人之聵闢衆多之口

子最喜先得我心之同然無柰攻陽明者到底不解一塵之隔若千層鐵壁百雉重關而解粘脫縛直徹當下恐孔孟而後指不敢多屈也晉菴稱解人哉予宗傳一編梓甫竣而以道梁生以此貽至予曰又伏一生生之機矣

十九日

寄崔玉階　頃聞鄉人傳太翁賦歸有日親翁請假展期此時優游子舍三樂萃於一身天假有道以人倫之盛親翁於此自有以答眷顧矣近讀蕉敬菴太史應詔陳言一疏甚服學識純正當與許魯

齊五事疏並傳斯文與起吾道不孤諺云不知其人視其友更爲親翁稱快也

二十一日

復韓子新　每與瑞田對語輒念子新不置亦知近況懷抱不佳然正於此驗學力耳葉君自是佳男子因既爲焚琴詩引其傳留俟大手人爲之可也令愛得遂殉夫之志於未亡人之事畢矣父母之心亦可自慰遵命附數語於張生傳後

題焚琴詩　琴何以焚而焚琴又何以詩也徽人葉君白者知讀書偏嗜琴見有善操者即悅而學之

不盡其數不止甲申後客淮上遇前太常楊懷玉
懷玉曾爲前朝審定郊廟諸樂章更善彈琴曾自
契之晝棄所學而學焉性復嗜飲罄橐中金市名
酒招所善任俠士豪飲無虛日常曰荊卿高漸離
是吾徒也與韓生子新友善丙午秋過子新寓州
寓邸偶感疾竟不起子新念朋友死無所歸之義
殮而葬之潁水之陽嘗白囊獨一琴子新爲詞入
章哭之而焚其琴於墓辭曰昔子期沒伯牙終身
不復鼓琴嵇康死廣陵散世遂絕響山陽之悲人
琴之慟烏能已於懷嗟呼此韓子之所以焚琴而

同人之所以和焚琴詩而成帙也予嘗慨友道殺
喪郎素以氣誼自雄者鮮不以生死易念吾黨折
韓子者亦可以風矣聞禹州刺史史君賢而能禮
士築墓樹石殊惓惓於葉子之死然則葉子既死
而猶能令賢使君愛慕不衰者又豈一琴之足傳
耶

二十六日

語諸子若孫　元公云道義由師友有之我念自少
至壯所受師友之益者汝輩固未盡知其人也蒙
師肖林槐公因係岳翁秋亭公之兄故愛之極至

縉從公宇張公待之亦不同流俗丁酉進學後因
家落遵父命從學伯兄崇我公庚子登賢書時所
大座師荆巖楊公諱道賓問雍顧公諱天俊房師
默菴韋公諱石麟各以砥行礪節相勉每見諄切
意在言外惜少年志未定不能領畧孤負諸老嗣
後從季父成軒公學得定與鹿伯順時相切磋所
講以一人而兼直諒多聞之益者也伯順之父成
宇公弟恒宇子仁卿皆相信如伯順范一泉先生
以清節鼓勵後輩子懷洮孫奠生皆敦世好楊爾
承馬玉壺許雲衢三人者俱以友朋爲婚姻者也

淸苑賈太公卿怙篤厚君子孔淵亦以朋友爲婚姻外有許紫垣潘子美高陽孫文正子楚惟魯章雄縣劉善同蕭寶慶固安楊明宇子尤諧任邱任東海同門友爲雄縣諭得士心宛平韓參夫布衣與尙景逸談學晉州王時行容城崔酉星胡欵諧二人亦姻友牛仰泉布衣而俠者也以上諸人相與各有本末然皆有以匡我之不逮其餘麗澤之益不能盡述錄其久而敬者爾輩庶可因其人而考其行事焉歸安茅止生以患難而締婚姻故錄之從前及門士作古者亦有幾人爲爾輩所當知

者固安賈正卿以孝行著聞新安仇巽渥清修自立楊乾行解官後有志向學容城孫備九孝友王我疆有氣魄李因之知自好蔚應昌相從守城守山清苑王念尼官至侍郎每有字來楷書細字倍爲循謹但溺於禪安肅于杜若亦清謹卒於官乾行杜若昔卜居蘇門而不及來可惜也新城張于度有俠士風清苑賈用汝亦謹持士雖係門婿一就予家受學一延予京師從學皆遵父命也甯成安李信甫孝友能文不幸短折予以孫聘其女雄縣馬習仲擒逆闖僞官後避地九仙山未有的訃

猶冀其傳之未眞也乃今已矣不禁悽斷太康耿
泰照端人也一方表率聞其彌留府念叟猝不置
口益不能不愴我老懷也
二十八日
㦤甫來書　世稱八洞神仙有文有武有老少有貴
賤有殘疾有婦人蓋無人不可以成仙猶學者無
人不可以語聖也少墟集中載有周小泉者年二
十爲臨洮衛軍戍蘭州守墩聞段容思集諸儒講
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即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
而與坐講既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討論焉後從之

然爲有道之儒也渭南薛思菴執弟子禮師事焉其全傳可考也憲甫學書未成而學劍予竊其欲有向學之意故每與同人談憲甫兄若弟傾耳聽之同人行將以爲畏友矣因索字而書之

二十九日

鹿忠節兩曾孫從保汝受業　洞觀客死臨洺關子爲迎其孤寡來蘇門與靜觀約俟三年政成以孤寡付之今靜觀亦客死於官署孤寡無可付之人矣曾孫二長海次源海近二十源亦十餘歲數年來屢遭閔凶父書高閣忽過予自傷暴棄廢墜祖

德商所從事之人予曰此固老夫所日夕戴望於爾者卽具贄令博兒引就保汝而北面焉因謂保汝曰我輩今日之講席總是忠節之堂構可令其還孤零落而不思爲之佑啓哉此予之責也耄矣而轉屬於子則子之循循善誘可知也

三十日

談長益過夏峯題云千緒茅菴半種松夏峯未見有何峯一從君臥長林下壁立巖巖幾萬里超覓夫奇字云遥企宮墻歲月同烏鳴花笑四時風年來多少無言教處處青山見夏峯予偶閱二子詩而

廣其意　到處青山誰與同歲寒惟對柏和松丈夫各自開生面一段他人說夏峯

十月

初一日

元儒楊元甫名恭懿號潛齋高陵人父天德力學恥爲章句儒至元七年與許魯齋同被召不至十年帝遣協律郎申敬來召以疾辭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故事再聘之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爲書致命不得已乃至京師帝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帝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

周悉詔與學士徒單公履定科舉之法奏入帝善
之會北征辭歸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與
太史王恂等改歷明年歷成授集賢館學士兼太
史院事辭歸當歷成進奏曰諸臣方列跪帝命先
生及魯齋起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
終奏皆坐畢其說蓋異禮也二十年以太子賓客
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召二
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
卒年七十魯齋會葬歸語學者曰賜世臣與夫大
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舉修人極蕭維斗輿誌

其墓曰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眞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繼前賢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司徒謂魯齋也謚文康所著有潛齋遺稿若干卷子寅累官集賢學士有父風

初三日

紫陽楊先生名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元初隱居講道授徒抵鄜縣柳塘門生百餘人刱紫陽閣稱紫陽先生嘗避兵河朔河朔士大夫想聞風采應接不暇以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一以

簡易爲事公私便之時論翕然在官十年請老於
燕之行臺世祖在潛邸驛召先生參議京兆宣撫
司事累上書請歸築堂曰歸來以爲佚老之所教
授著述不倦卒年七十歲在乙卯諡文獻門中號
稱多士一時名未有出其右者初翰林學士姚樞
早孤育於世父樞樞督教甚急先生驟習止之曰
燧令器也長自有分何以急爲乃以子妻之燧爲
名儒其學得於先生爲多元好問譔神道碑稱爲
關西夫子江漢趙復序其集稱其志其學粹然一
出於正即其文可以得其爲人所著有遐山前後

集百餘卷

雜斗齋先生名載號勤齋奉元人讀書終南山力學三十年不求仕進博極羣書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雜斗爲識字人及門受業者甚衆鄉里乎化世祖初分藩在秦徵侍藩邸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爲賀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武宗初徵拜太子右諭德不得已扶病至京師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固辭歸七十八終大叔諡貞敏劉致諡議畧云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

召之臣蓋志意修則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翱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者以之於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𣂏士君子之趨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上徹帝聰詔書天出猶堅卧不起不得已一至卒不撓其節不驟其才而去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不怠不既敏乎先生真履實踐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稱爲一代醕儒門人涇陽第五居仁平定呂思誠南陽李木魯翀爲最著所著有三禮說小學

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世

初四日

予嘗謂論人太刻者於人無加損只徒傷己之忠厚耳容城劉靜修覃懷許平仲兩先生生平歷履無可間然爲元儒之冠而議靜修者謂渡江一賦幸宋之亡此四字甚傷先生之心也以哀憫之意而爲幸誤矣誤矣予已有辨載邑誌中矣至謂平仲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但書許某之墓議者謂臨終之際天理發見夫平仲豈俟臨終而始有天理之發見哉斯言亦過矣過矣傷

、平仲之心也二老同時被召平仲道容城訪靜修

靜修曰公不出則道不行予亦出則道不尊二老

自胹爻以來世金元人於宋無故土故主之誼而

虞廷猾夏之嚴孔門尊周之律二老身行道明道

之責者此豈不聞焉譏渡江之賦許某之墓而滿

腔悲惻可對天地可泣鬼神而議者淺之乎窺所

先生矣元儒未經明儒表章遺失者甚多故於二

老有深慨焉孟子曰尚論古人是以論其世也此

之謂尚友

初五日

雲骨子過兼山堂談易其言曰元亨利貞雖云四德要知元亨是象利於貞則占也方不失文王之意初九潛龍勿用九數也潛龍象也勿用其占也上九亢龍有悔上九數也亢龍象也有悔占也所謂觀其象而玩其占者觀此玩此而已矣餘倣此又如終日乾乾夕惕若占也而象在其中矣履霜堅冰至象也而占在其中矣餘可類推也本義來易皆如此說雲骨拈出便自了了臨別手書云易生於數卦詞爻詞俱有象占象所以象數占所以處數以理言象如冬日夏日處如飲湯飲水六十四

卦即六十四箇數如六十四箇天下相似此象之意也每一卦大象必曰君子以云云此以理處這一箇數一箇天下相似此占之意也要知六十四箇君子只是一箇人此大用易之說細觀夫子最重仁

初七日

同寬甫名恕號湶菴奉元人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閒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試至元間陝以先生貢禮曹辭不行仁宗初即其家拜國子司業陞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

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先生領教事制可之後先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先生之學由程朱上溯孔孟教人尚為開導扁所居曰榘菴時蕭維斗道高當世士論並稱曰蕭同家居十有三年人望之若景星鄉里稱為先生而不姓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所著有榘菴集二十

卷

十一日

示諸子　藍田呂氏四兄弟進伯名大忠其先汲郡人祖通博士棊藍田後遂爲藍田人進伯從程正公學正公稱曰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只是到底弟大防大鈞大臨防字微仲進士及第元祐初作相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贈太師宣國公謚正愍鈞字和叔初學於横渠又卒業於二程以聖門事業爲己任識者方之季路與兄若弟輯禮化俗横渠歎秦俗之變和叔有力臨字與叔以范

入官不復應舉或問其故曰某何敢擠祖宗之德
蔭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官
未及用而卒與叔初從橫渠及卒業程門純公語
之以識仁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婦
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顏回爲婿矣正公文公皆
亟稱之予聞之先賢云五倫之中惟弟兄相與最
長如藍田者事功節義彪炳一時且俱邃於理學
光然躬行心得此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家子極
仰之慕之誰家無兄弟爵位勳業固有天制之而
立志向學家庭之間自爲師友夫誰不可以自勉

立兒且來此件事是老夫所切望於爾輩者勿忽

令題就館索手書　孔子與及門論仁處極多而有

可持循最切於我輩日用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恭則身有律度敬則念有操撰忠則言無妄僞

此內外交修之符人己兩得之道也爾出門三者

爲集此處皆須學力莫謂此聖賢事非後生輩所

及也吾鄉前有静修先生後有忠節先生且爾之

祖父亦砥節士爾其勉之

十二日

語三無老人曰鹿伯順嘗云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

無官是無家也抑鬱亡聊往往而是此固卑卑不足道有一種高節清曠之士以官署爲郵亭朝出視事一肩行李監之堂壁有不合輒掛冠去此急流勇退之夫我輩不可不時存此意勿令王元美笑仕官不止名教罪人也此伯順初入官之言後歸田又曰吾向云官署一郵亭今而知身世一郵亭也當官一日不可令一日有未完之職分到去官時便不及完矣在世一日不可令一日有未盡之性分到謝世時便不及盡矣由今觀之伯順眞達人哉眞能爲歸全之計者吾未見其人焉即眞

能爲歸田之計者亦寥寥其人焉信乎大叚終身不解須解得此叚方可冀一刼之有開也

十四日、

有憶　閒居何所憶我憶大河陽吾黨二三子裴然欲成章盈盈一水隔迢迢夢相望每討渡河期貧病難束裝程子疾有瘳予心終不忘學本在躬行未可口承當此道也未墜斯文天豈喪予輿有獨廓直登尼父堂惟吉自盪優優而洋洋祕者不能洩覈者豈容藏總之行無事不必創非常飲食有至味崎嶇盡平康豫中多能修繼起更輝煌崇

寐我思之伊人各一方

十七日

夜來臥醒明月照窗忽憶孟子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不覺凜然懼又不覺躍然喜也夫何以懼也懼其以人而淪於禽獸也愧負天地汚辱父母甯無懼乎又何以喜也喜違禽獸復轉而爲人也性吾自盡命吾自立甯無喜乎夜氣之一字眞是起死回生一粒金丹也孟子眞有功於聖門哉孟子自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予思之浩然之氣固夜氣之所積也存存不息平旦如是旦晝如

是極之而造次顛沛無不如是集義而氣自充氣充而行自慊將見剛大之體復歸於徑寸之舍而道義之配自塞乎天地之間矣夜氣夜氣人胥之關亦死生之關也

立兒攜兩曾孫延齡椿齡至椿齡繞入歲各爲其長上行禮秩然如成人老夫喜而加餐口占二絕

衝寒千里過蘇門手挽牛車攜兩孫入孫稚兒能學禮淋漓元氣護孤村　家在北城來夏峯城無城也峯無峯歲寒但有人高臥峻嶺堅垣羨幾重

十七日

孫公和火有光而不用其光眞見道之言也三復斯言令人起敬爲賦二十八字　夏峯落落一頭村牛有山人亦姓孫山牛鳴音雖絶響火光勿用是宗門

十八日

題孝感卷爲高郎箕源志勉　高子薦馨自甲申從遊予在新安居比鄰勸予修新安志北城在胡渠皆從之又從予來蘇門訂予四書近指且各有所發明也三十年來凡與同人問答之語渠一一手錄成帙予甲辰歸里渠猶頻過北城省覲乙巳予

復歸蘇門過其家固憂其將病也丁未冬立兒攜
其所題孝感卷來備述病中贍懷師友之誼篤念
父子之情較無病時倍爲淋漓讀蓮陸所叙孝感
始末藹馨乃所謂以父之慈而成子之孝也哉慈
孝兩倫並重天地古人有時並言之有時偏言之
蓋天下無不慈之父而多境移情遷之子子輿氏
人少則慕父母章固諄切言之矣高郎於立身事
親之義聞之已熟睹而翁孝感之手題吾知其必
躍然喜得父母之我愛也又知其必惕然懼懼
萬一於顏色飲食之際子夏猶未免其難於色也

曾元猶未免其養口體也孝之量固未易盡也力有可盡無不盡之力力無可盡無不盡之心是在箕源勉之箕源從望兒受句讀且薦馨愛子也故不忍作門面語雖喬與梓應知我心

二十日

復蓮陸　還來料理此事者吾鄉舊人全借吾火手字云云具見頭腦分明孟子云利善之間舜跖之分也利善之間中間無立脚之地不向上則落下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我輩既不肯作跖直須奮起為舜的精神一直到舜的

地位方是歇腳亦是就人視舜若見爲無可加恐
舜之自視仍是猶病之懷也文之望道未見孔子
何有於我同是一般心事後之儒者不能優入聖
域只是少此一段虛公無我之意漢儒去古未遠
薪盡火傳不爲無功而宋儒全非之宋儒於性命
之學可謂明備而明儒又病其詞意太盡要皆予
菴謂陽明無善無惡論心非論性此最快人至論
宋儒亦不識氣質之性又失之矣伯夷聖之清孟
子曰隘正謂其少此猶病未見何有之意耳不若
克己苛求前輩此箇病痛全是有意見人自負爲

知學者我輩今日宜從此處痛滌著力弄个小圖
係也每與同人語此亦多有快論恨不能一一錄
寄耳

二十一日

寄常二河　每有保陽人來無不口碑常使君也耶
小兒毛備道體中清況云尚不能理事嘗聞之古
人學問多於病中得力蓋病中之聲華世味一切
俱淡則真性遂爾出頭所以謂多病道心生此亦
是真實閱歷語也僕謂使君之道力堅定無之而
非學也有無之而非道也所更有進者病後不宜

多思慮病後更不宜有正助瞻懷明德以此效良

劑諸所欲言蓮陸自悉之

寄高司冠　胄立兒自故園來知親翁已歸旋里門

矣僕悒怏私衷爲之輾然慰藉僕嘗讀林下何曾

見一人之詩念古人以此爲難今親翁飄然而歸

此段因緣僕願企羨禮城人文蔚起且庭蘭森秀

所賴大君子鼓舞而興起之衰朽之軀無家可棲

不能即歸首邱一遂晨夕相依之願鄙懷歉仄聞

令翁姐丈漕務在都未審南旋何期也

十一月

初一日

或問日有知而月無忘所知者何物而所忘者又何物曰日此在人各自深認人各有新所得人各有舊所閒熟之不離乾坤之易知簡能而已易知有親易從有功故故常存新新不已終古如是須臾如是可久之德可大之業舉積此矣此是子夏篤信聖人處我輩默自體會須是真能有知方可言無忘不然無忘箇甚

初二日

復戴巖犖　憶前別時曾云一年一度過滁州原非

虛語也今又三年矣精神大非昔比此言似屬空言竊思之吾人一點性靈上下古今毫無隔碍孔孟周程未嘗不時時同堂也我輩相去僅千里各監明德音問頻通正如比屋而居晨昏共語此神固無日不到定國也一年一度云乎哉手教云人欲之來或對境而猶然忽動或境過而猶有沾滯畢竟一刀兩斷過而不留八字終未到手此便是真實用力處聖人無別法只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顏曾而外便難語此諸大儒皆於當境不敢放過無白磨勘我輩今日恰好在此處作功夫耳摘

得廓清天曉宇泰將旦暮遇之矣昨有人問聞道是如何光景曰此非可以語言揣度也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堯舜之猶病堯舜之聞道也文王之未見文王之聞道也孔子之何有孔子之聞道也若囂然自以為聞道恐於道遠矣

初三日

復陳若愚趙來吉陳子石孫靄復劉介錫[illegible]今歲筋力益衰耗夏峯去共城十里終歲不一入然猶不能忘情於滄許之間者為定國橋梓暨吾同人耳接來札知同人相念特甚僕謂千里同堂特此心

日月易逝所望共任斯道俾易簡之理實見於日
用飲食間故故常存新新不已僕雖衰廢亦不敢
自外也
與孫北海少宰　某身老樵漁漂泊自廢分不敢通
當世之達人君子然於先生有不能嘿然者甚先
生自投林以從力振正學元燈一線久為修士所
歸至濟上一事借先生幽哭之力居多此尤某所
偏受其福者自忖譾陋何以得此於先生長者哉
嘗觀郗奚往見於范宣偉節陳説於竇翟拯溺救
焚之心亦云苦矣而叔向未有感恩之辭孟博竟

無報德之語某不敢方古人而先生則遠過之矣此言久不敢瀆左右偶值定園主人遣使見過附布區區知定園爲先生石交也前讀畿輔人物志甚佩人倫衡鑑聞著作甚富不知肯惠教否小集友人有災木者俟成另呈大教

初五日

寄王玉乘　仁甫來爲予言玉乘邇於學問一事勉勉不怠自以爲此番入官局冷身閒得一一意此道病叟聞之喜加一發也竊思宋元之際道在許子因取元史讀之許子與學諸儒蔚起指不勝屈是

令兒子輩錄之欲爲一帙不獨識宋元之際且以見滄桑之際也目前之爲吳許者當白不讓前代玉乘懋哉懋哉此事莫視之大難而有畏心饑而食寒而衣不容姑待一日用飲食之道也第就今日入官設官必有事我敬其事焉而已矣作官必與人與上大夫與下大夫各自有體我忠焉而已矣此等皆學問實際處也外事與人而言學非孔門之所爲學也

初六日

既翕軒集諸同志地合四百里人足瀛洲之數業文

業武者相伴余攜諸兒暨八歲曾孫咸在賦詩觀射頗娛老懷因謂三無道人曰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未免偏勝今日之會文事武備相資爲用又想陳荀之聚千古美談文若已有慙德幼文何忝言哉天人之際以德相感恐當日太史之占亦浪語耳口占二絕　隨陸由來嗤少武可知絳灌亦無文既翕此際洽鷄黍彩筆雕弓照暮雲　陳荀何事驚天象千古馨傳誼尙新更想幼文何忝道德星聯亦謬隨人

懷賀肖三　與君靑別久猶幸雁書頻相與聯彛義

攜手問渡津江村認理緝詮詁獨窺神柏鄉親接
席知航聞最與宇宙原非遁形隔情自親樽前肯
飛躍毀譽等浮塵函樓與兼山相望猶比鄰斯文
天未喪此道豈容湮勉言接明德珍重百年身
高齋渟水從猶夢到函樓開帙看孫讀呼觴共客
酬薦蘋思北海懸榻憶南州欲待春花發溪邊問
鶴卅

初十日

示諸兒　事親若曾子于輿稱養志茅容鷄奉母林
宗獨賞意此事馨千古定策莫敢易老夫不解飲

酒或偶爲備林宗高士流一食忍獨嗜今人效古
人不必跡相類稱孝不必同異孝同一致游夏各
言孝敬與色無貲菽水足稱懽聖人有明示二親
見背早稱懽無一遂粗糲矢終身過享便慚愧我
祖人稱佛總之一無僞十年冰櫱生百世兒孫地
祖是點燈人燈明油常嗣入歲孺慕見源淵有所
自念汝六兄弟人各有所事柴桑五男兒紙筆第
一義所好別有在不爲劉氏累陶郎俱絕俗若翁
得高壽此意人鮮窺設謂非全器四世合一堂雍
睦無詬誶勉勉啟後人前修庶不墜

十一日

寄銘甫三弟　字到如前月初九養甫弟無疾而逝慟哉慟哉予年八十四養甫亦近八十矣在家詔與既久且從予蘇門又復幾年忽爾云亡勿能不愴我懷也從稚我知你大哥相念亦從之歸去一看渠云須攜家同去目前力不能也不意遂至於此巳矣巳矣夫何言此字弟看過令從稚焚之你大哥慈與亦將我千里一慟

十五日

聞崔戍二自白水解組歸適令子玉階太史請假來

省長垣一詩寄懷　歸訊頻聞欲解官巾車山路
獨衝寒門迎金馬承恩遲烏脫花封賦別難每憶
舊遊尋野侶旋營小築護庭闌淵明豈爲思松菊
五柳從來三徑寛

寄懷崔玉階學士　軒車曉日發長安詔許甯親罷
數寛客路共傳金馬貴倪鄉偏重綵衣歡圖書河
洛人相符雲樹山川歲欲闌我築一茅隣邵許邀
君春色共盤桓

二十日

天章問曰某之大病根有二好性急好負氣如何發

不性急不負氣幸明以教我以效書紳子曰我最怕世人之不性急不負氣見見善當喜聞惡當怒有一種不性急之人不惟善不喜惡不怒且有背人之尸怒怒人之所喜者此性之急與不急之驗也見賢思齊見不賢當自省有一種不負氣之人不惟不思齊不自省且忌人之勝我而嫉人之不如我此氣之負與不負之驗也子能急其所當急如飢而食寒而衣則善矣負其所當負如升諸天如墜諸淵則害矣

二十三日

或問孔子時習是如何曰無念非戒慎恐懼之念無時非見賓承祭之時無事非不顧勿施之事無人非同胞共室之人此孔子之時習也回之三月不違曾之日有三省亦是如此彼日月至焉者則有間矣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若小人者流所習於不肖伐性之斧斤未已收心之牛羊又來天理漸滅良心桎梏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習而上者達天德習而下者匪人類習之所係大矣哉

二十四日

示立兒 爾年近六十爾心猶赤子人謂曰無偽我

謂胸無滓謀利與謀名二者俱所恥自誓硜硜然
不入鄉愿壘異母兄弟間差堪古人比師友在庭
闈三樂俱備吳淳友堂家風北海亭宗旨今夕爾
設辰厥弟治尊罍童稚各欣榮老夫色爲喜生日
不爲樂此言自足軌對父而攢眉毫釐便千里藍
田呂氏昆名教斯爲美柴桑五男兒晦跡輕筆紙
隱顯雖殊途前後有同揆爾弟若爾訓爲爾嚴素
履率先不以躬文言徒盈耳覽得有字書足識無
字理

二十七日

自省二絕　天地元來一泰和無端風浪自生波爲之行水只無事何用沾沾以自多　人能弘道子嘗云道在眼前誰得闢迷者不知燈是火坐令人道遠相分

十六日

初一日

復顧儞人　自修來別後於上谷郵寄臺札至嗣從公勇字中得聞在郡音耗知足跡所歷與學問所得於此著書羽翼經傳眞非淺學俗士所可窺其潛修僕雖衰老竊爲吾道之有人足賴逌頂按手

教殷殷提撕之誼不遺老夫累地同心深感大德
僕幼而有志老無所成中夜思維汗流如雨然念
精神馳逐意識横擾此心毫不能自主倘聲[illegible][illegible]
絕學爲世用哉學無所得已可概見今歲揣除閑
見升心學易妄欲稍窺四聖之道以了餘年每有
隙明即手錄[illegible]義念道翕博學有年斷義獨精
其返約之密義望思以示我礼中以章句文辭名
教器數若歉然以爲非道者僕謂即章句文辭名
教器數以爲道則不可舍章句文辭名教器數以
求道則又不可愚程子曰聖學本天周子曰聖希

天孔子以時習而法行健原與天合體乾坤易簡之理時物行生之道無一不備孟氏願學孔子只認出面目孔孟教人家法原在下學躬行上取齊豈空談心性專事高遠乎札中所云舍博文好古而但言尊德性者空虛之學舍出處去就辭受取與而言志於道者無本之人此足覘合體用一知行達內外之旨僕拜教多矣音紱何日可成毫餘得讀此書再有進益未可知也草復不旣鬮稱駐小澥署中吏赤老近有音問否便中幸示之爲祝

初五日

寬夫升階至西華程起鳳字承儀因病貲以屑杖奉

墨託寬夫轉致再拜而送之以志歸依

初六日

與薛大武　驚聞太翁先生凶耗老成凋謝世道奚

依悲悼之懷更傷遲暮不佞以衰老不任出疆[illegible]

心誄仄無以[illegible]道偶率成誄言聊志知己之痛[illegible]

[illegible]用將鷄絮不能躬送墓門實負知遇諸世翁仁

孝性成當此大事自有以副遠邇之望不佞感念

世誼竊爲太翁先生志慨也

初七日

答易孔伯問學書　僕生平求友老而轉切天壤雖大而有志者寥寥中夜思維可爲浩嘆去歲得裴有道不獨心志孚合而且以身承當衰老深慰同心別後神情夢想宛如對語一堂益信同此覆載同此照臨眞如此屋而居耳讀易大旨近已告完尙欲策燃燭之光眞一朝之有聞仍欲再爲進詣方可出質同人此時正不必夾本出手札疊數千言所見已窺堂奧其言自無游移皮膚之病讀之見全體靈通老懷鼓舞能信及此縱有千萬頭緒纏能種種皆不殊本來所有此意惟須涵養耳

近日同人遠近皆有可觀要求信此心正不宜與人多一番辯論總姚江之學可考先王可俟後聖因龍谿之言遂開紛紜之論龍谿實不能辭其咎此論確當僕明年八十有五肢體日憊所不滅者方寸一點靈明耳渡河之約即有此心恐成槃[illegible]亦不必預爲憧憧也

十五日

崔學士玉階名蔚林以及承一公命過蕭山堂再拜而執贄焉

十六日

復崔承一書　望兒旋具悉德門近況相距匪遥益深睠慕當此之時親翁可謂以厚德而享奇福矣僕耄而病自江村没後知已寥寥孤方有承此不絕之一綫三十餘年顚躓困憊者屢矣幸似君天挺英資力掃塵氛眞窺堂奥起予助我實深荷讚眞是喜而不寐程大中不得專美前代僕雖衰得此良友敢不益秉燭光乎

十七日

復殷上若書　弟一生咕嗶於經傳未有所窺見一展卷知多扞格即春秋一書開卷讀胡氏傳便多

與心不安處後見賀景瞻歸義一書稍有相合胡氏主行夏時一段札中所言先得我心把柄在手其餘自可類推也王易道甚大衰老血氣銷耗不能研入間取先正書讀之雖採諸說所以鄙見尚不敢示人第妄欲以日用常行之事求見四聖作易之心至互[illegible]錯綜雖有易之一體要非所急術數倡之辛引傅會尤非正道札中所言已見大源甚服中正之論俟再[illegible]

二十日

郭公望投書其猶子遇熙與傅兄結姻也報字有二

十年友道相關何必嚴君問字千百年慈姻伊始
更慙小阮執經信以成之言可復此之句

丁未除夕語諸同人及子君孫[illegible]舊歲當除新年伊
始吾願爾等爲吾黨之小子莫若一鄉之愿人愿
人夫子謂之爲德賊無人不惡之矣然無人不落
其巢穴中姚江聖賢豪傑猶自謂南都以前尚有
鄉愿氣習此是姚江勿自欺處方不落義襲而取
狂簡之斐然不羈其神情韻味正非柔靡者所能
襲也僞中行眞狂狷此中正千里耳吾思其人
江村吾友而後難再見矣

題韻兒彙抄序　陶靖節之言曰家有五男兒俱不好紙筆豈有靖節之五男俱不好紙筆者哉既賦歸來而五男俱不求仕此靖節之所以爲晉節士也余男六紙筆俱無所長然爲耕爲讀亦各有所事事也甲申後故園供役龍人采地長男守　先人祠墓餘皆來蘇門浮家累衆韻兒始一意躬耕有暇取宋元史鑑讀之錄其有當於中者若干人余曰子何獨錄宋元也曰宋元之際其清明之間乎恨不能多識其人余曰子猶存乎見少暇予與氏云夷尹惠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

則學孔子也陸放翁云生平何友論千六不是梁

游斷管甯白沙亦云單學堯夫也不孤鹿江村生

平所學專注姚江趣淵貴一一則易入人總予一

子臣弟友而已學總之一身心性命而已能爲孝

子者爲臣必忠爲友必信能盡其性者身心豈有

欸惡哉廣涉博覽一無領畧而徒以夸人自命甯

不爲不好紙筆者所笑耶敦本務實不求人知人

亦不知靖節五男殆庶幾焉于其勉之哉躬耕以

佐兄若弟之讀且自已亦不廢讀此便是實際學

問也丁未八十四翁手書於兼山草堂